

王尧主编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七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PDG

王尧主编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七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 良

封面设计 强 桑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七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32开 印张：10 字数：198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西藏第1次印刷

印数：01—1,030

ISBN7—223—00362—6/Z·20 定价：3.20元

编者的话

收入这一辑的译文一共有十五篇，分语文、历史、宗教和社会制度研究四类，每类中的译文按内容的时代前后排列。

这一辑中有不少重要的论文。石泰安的《古藏语中的一个语义群》运用大量敦煌文献材料和后世苯教文献、佛教仪轨文献的材料对古藏语中一个十分有趣的语义群作了探讨。荷兰人范德康 (von de kjuip)，我们国内的同行可能不太熟悉，他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教藏文，现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藏文及佛学。本辑中收了他的《关于克主杰的地方语和方言研究》，该文考察了作为宗教家的克主杰用将书面语和方言土语作比较的方法研究藏语语词的事迹。毕达克的《704—705年的吐蕃王位继承》，乌瑞的《吐蕃历史地名聂尼塔布考释》，石泰安的《唐蕃会盟考》都将纷繁复杂的藏汉文史料作了排比、考订，从而勾勒出比较明晰的历史线索。这三位作者都是国际上的藏史名家，他们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比如石泰安在文中对唐蕃会盟仪式中杀牲献祭内容的来源所提出的新看法，等等。于伯赫的《〈奈巴教法史〉考》和齐美热达的《英国馆藏斯坦因收藏品以外的藏文文献史料》都是对流散到国外的藏文文献史料的分析介绍。于伯赫文第一次向学术界介绍了鲜为人

知的早期藏文文献《奈巴教法史》，考证了该书的作者，分析了该书的特色。齐美热达先生是旅居英伦、任职于大英图书馆的藏人学者，他的介绍使我们对英国馆藏的藏文文献史料有了更多的了解。戴密微的《达摩多罗考》是对达摩多罗画像的考证，涉及到艺术史、禅宗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石泰安的《古代吐蕃和于阗的一种特殊密教论述法》对吐蕃和于阗地区出现的《念珠经》一类的密教文献及有关人物进行了考证。巴科的《藏传佛教的发展》是对后宏期西藏佛教作鸟瞰式的描述。该文写作的年代较早，其中不免有些舛错，我们在汉文译文中作了些订正，但该文仍值得一读。内贝斯基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是研究西藏民间宗教信仰的名著，这一辑刊出的是该书的“作者前言”和“白哈尔及其伴神”两部分。梅文·高尔斯坦的《农奴及其流动性》是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选择西藏“传统社会”中农奴的“人役税”作为视点，考察了西藏“传统社会”的社会特点。西方学者剖析西藏农奴社会的文章不多，我们特向读者推荐。最后是石泰安的力著《有关吐蕃佛教起源的传说》。

本辑的编订由褚俊杰同志付出相当心力，特此申谢。

王 尧

1989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编者的话

古藏语中的一个语义群……〔法〕石泰安 著 褚俊杰 译(1)

几条关于藏文词汇的笔记

……………恩默瑞克 著 钱文忠 译(25)

关于克主杰的地方语和方言的研究

……………〔德〕范德康 著 熊文彬 译(32)

704—705年的吐蕃王位继承

……………〔德〕毕达克 著 杜永彬 译(54)

吐蕃历史地名聂尼塔波考释

……………〔匈〕乌瑞 著 熊文彬 译(68)

唐蕃会盟考……………〔法〕石泰安 著 褚俊杰 译(80)

《奈巴教法史》考……………于伯赫 著 沈卫荣 译(108)

英国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以外的藏文文献史料

……………齐美热达 著 彭陟焱节 译(115)

达摩多罗考……………〔法〕戴密微 著 耿升 译(121)

古代吐蕃和于阗的一种特殊密教论述法

.....〔法〕石泰安 著 耿升 译(140)

藏传佛教的发展.....〔法〕雅克·巴科 著 耿升 译(162)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作者前言 白哈尔及其伴神

.....〔奥地利〕内贝斯基 著 谢继胜 译(184)

农奴及其流动性——对西藏传统社会中“人役税”制

度的考察

.....〔美〕高尔斯坦 著 陈乃文 译 柳升祺 校订(236)

有关吐蕃佛教起源的传说.....〔法〕石泰安 著 耿升 译(261)

苗藏语中的一个语义群：

创造和生殖，存在和变成，活着、养活和救活

〔法〕石泰安 著 褚俊杰 译

标题中所说的那一群语义包括下列各词（根据上下文，分别可以充当名词、动词或形容词）：མིང་或མིང་བ་和མི་；ལུ་或ལུ་བ་和འལུ་；མ་，མལ་，ལམ་བ་，འམ་བ་，འམལ་。当然，这一语义群中的各成份同时也属于与这一语义群相交叉的另一些语义群。这种分类法可能看上去象是任意的；事实上笔者这么做是相信这样能显示出某种相类似的概念。这些词中的每一个词都属于同一个词族或同一个语词谱系树，其分支又和另一些词组成一个复杂交错的系统。把这些词集中起来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字典上没有解释的或解释得不全的含义。笔者有一条原则，即完全根据在文献本身、上下文中找到的内在联系来确定词义，而不是只根据字典上列出的该词用法来确定词义。笔者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些文献的作者属于相对地晚于该语言历史的那个时代。但是笔者还考虑到，尽管这些作者肯定不会有意识地认识到他们所使用的词的本义，但他们会无意地不知不觉受他们自己的语言的语感的支配，而这种语感欧洲学者是不会很强地感受到的。当然，本土作者贴近其语言以及他们所感悟到的含义或联想并不一定能反映真正

的词源本义（历史地追溯到作为藏缅大语族中成员之一的藏语的形成时期）。他们也会被经院式的思辩或文字游戏导入歧途。尽管如此，外国学者仍然应该对此重视而不应该完全相信他自己的“感觉”，相信他自己对字典上找到那些词所作的比较。即便他不一定追寻到真正原始词源，他至少也丰富了对相当晚期的本土作者的联想的认识。显然同样可以用多少是推测的语气来寻求所研究的这些词的词源或语义域。

I、ལྔ。大家都知道字典中所列出的词义。

I、1.“存在”（名词）或“是”（动词）（梵文bhava bhavana，汉语“有”）以及引申为世间中的某个生命（名词）

I、2. 世间（现象的[†]，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人们所见的及在其中生活的）。因而对于佛教徒来说，就是śamsāra^②。对于苯波来说，是指原初世间，即那个开天辟地时代已出现的世界（而不是已被创造出的世界）。因而这个词常和ལྔ（安置、确定、安排、选定、决定）相结合。作为引申义，ལྔ（ལྔ）和ལྔ一样还指在世间形成时就已存在的、曾主宰而且还将继续主宰这个器情世间的一些生命体（这是个延绵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仅限于世界形成时一次完成的活动）。这是一些神灵，但在传说中他们被描绘成人类始祖一类的人。宗教思想家总是把他们看作（或比作）各界的神灵，如ལྔ（龙）ལྔ（地祇）、ལྔ（厉鬼）^③。

I、3. 可能从这个义项上又引申出下列意义：统治、治理、政府（构成复合词ལྔལྔ〔王政〕、ལྔལྔ〔政权〕、ལྔལྔ〔教法统治〕、ལྔལྔ〔政区、政府〕〔叶斯开字典〕）。ལྔལྔ或ལྔལྔ（在敦煌写卷中已经找到例证）这一词语也属于这一类，但它

所指的语义域更广大或者说它的含义更模糊。在这一词组中，前一个字所表示的“水”或“河”的形象仍然没有得到解释^①。至于第二个字，并不仅仅是指“统治”或“治理”。短语“到”（或“作为”）ཐང་མི་ལ་ཕྱིན་པ་（ལ་གྱི་ཕྱིན་པ་）是指一个女性或一个男性到另一个家庭去成婚^②。我们下面就要看到，མི་ལ་ཕྱིན་པ་这个词似乎含有“生育孩子或后代”的意义。这个双音节词不只是指政权的载体。敦煌写卷伯希和编号352（见拉露《目录》）中有一段：“如果施行仪轨，那么就能获得财物。（又）大家都会在谷物和孩子（后代、生育能力？）方面如愿以偿”，以及：“如果施行仪式，就会得到大的福运和后代（？ཐང་མི་ལ་ཕྱིན་པ་），也会得到大王臣僚们的护佑。”第二字具有“生育”的独立义项由另一份卜辞得到证实，这份卜辞中的ཐང་མི་ལ་ཕྱིན་པ་被缩写为一个མི་ལ་ཕྱིན་པ་字。P·T·1047第112行：“卦象是：这人将有‘后代’（ཐང་མི་ལ་ཕྱིན་པ་），不会衰败，他会有朋友（或一个女伴？）他不会失去（孩子，女伴？）”又第153行：“这是一个男人被两个女鬼（=缠人的魔鬼、伤害人的魔鬼）缠住（？）的卦象。这是两个与一个男人作对的不育妇女的卦象。这是一个下等人（普通人）的子女（或生育能力？ཐང་མི་ལ་ཕྱིན་པ་）减少（降低、受损？）的卦象。”下面这最后一例句无可争辩地证明，双音节词被缩写为后一个字时其意义不变。第94行：这个卦象是指：“一个女人被置于大王的‘生育力’（ཐང་མི་ལ་ཕྱིན་པ་，不是统治或治理）之中，（但）大王没有（不能）生育（？མི་ལ་ཕྱིན་པ་，动词的补足成份，而这个动词的解读还无法确定）。大王以乌鸦般的面孔（黑色面孔=生气）对着那女人。”其子女（其“生育力”，指大王的或那女人的“生育力”？）被减少（降低、受损）^③。

I、4.མག་(或མ་)མྱེད་这一词组所具有的“婚姻、生育、子女”这一词义导出一个字典中没有的义素，即མྱེད་(-མྱེད་)=“生育”。在我看来，该词与མྱི་མྱིལ་(专门吞食小孩的鬼)属于同一个语义域。后面这个词在达雅(Dagyab)的字典中也有这样的释义：མྱེད་མྱེད་是使小孩在出生后马上就死去的鬼”。而才旦夏茸(ཚེ་དཔལ་ལྷ་མོ་བཟང་ལྷ་མོ་)的字典的释义是：“མྱིལ་，小婴儿，(这么称呼是)因为他的生存时间(མྱེད་མྱེད་)很短”，他也把མྱི་和མྱེད་相联系。词例有力地证明མྱི་是一种有害的(鬼)，它会造成流产、不育或新生儿的死亡^⑧。一本多少带有苯教色彩的小型仪轨书(དཔལ་ལྷ་མོ་ལ་མྱེད་མྱེད་)中一章专门写了(16页正面)“促使生育”(མྱེད་མྱེད་མྱེད་)，消除分娩中的困难(？མྱེད་མྱེད་མྱེད་)⑨，和医治流产(的病由)(མྱེད་མྱེད་མྱེད་之误)。按照我的想法，མྱེད་和མྱི་的联系在另一些小仪轨手册中也能找到。在这些书里人们能分辨出མྱི་鬼的活动也属于这一类：“在(畜)圈里，你夺走了牲口的‘繁殖能力’(མྱི་)，你也夺走了年轻妇女的‘生育能力’(མྱེད་)”。又：“你使得牲口衰弱，(以致)这些产奶的(牲口)没有奶水……由于夺走了繁荣之本(福运མྱེད་མྱེད་)，你也夺走了他们的繁殖力(མྱེད་)^⑩。另外一些文献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མྱེད་是指生育的能力和行。在《言库如意宝》(པལ་ལྷ་མོ་ལ་མྱེད་མྱེད་མྱེད་)(第141页^⑪)我们可以读到：“尽管(大王)加布森(མྱེད་མྱེད་)已有五百王妃，但他没有儿子。尽管他施行了许多有关生育力(生育)的仪轨，他还是没有儿子。”另外，那些没有孩子的父母想要有孩子，便向一个喇嘛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他们为他们求子，མྱེད་མྱེད་)^⑫。这个词也用作动词。文献提到一个由男神和女神所生的神子(མྱེད་མྱེད་མྱེད་)(《言库》第147、

148页)。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他们问，他们倒底有什么过错而没有孩子，于是人们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生育能力已被他们的祖先夺走^⑬”。

由动词ལྷོང་པ་表示的生育的行为（有时只是指交媾行为）似乎被想象成是受一种多少是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或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的，这正与下列意义相吻合：“命定、命运、（生命）力”。这个动词与动词སྤྲུལ་པ་（变成、出现、以超自然的姿态出现）相连用是司空见惯的。有时这两个动词是如此的相象，以致人们可以毫无分别地一会儿使用这个词，一会儿又使用那个词，或用动词འཕྲུལ་（交配、生殖）代替它们。这里举几个例子。我能找到的第一例是十一世纪的。在他的一首道歌中，米拉日巴模仿了一个苯波的仪轨，他保留了这种仪轨的格式：“父名……母名……两人交合之后（或生育后，ལྷོང་ཅིང་སྤྲུལ་པ་ལས་）……”^⑭在《十万龙经》中可以找到另一个相同的苯波仪轨或故事的古老格式：“这两人（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相交合后（生育后，ལྷོང་ཅིང་སྤྲུལ་པ་ལས་），他们的两个儿子出生”。^⑮说ལྷོང་很明显是指“交媾”、或“生育”，是因为有一个同一句式的变体，在这一变体中ལྷོང་被འཕྲུལ་（འཕྲུལ་ཅིང་སྤྲུལ་པ་ལས་）代替^⑯。“生殖”与“创造”（造出、使出现、使出生、使生存）之间的语义联系显然是十分密切的^⑰。“魔幻地或超自然地改变什么，神变地变成了什么”这样的观念肯定来自那种苯波特色特别浓厚的信念或观念。但是从某些迹象来看，这些信念似乎是对一种实际语义联系模糊的语感为基础的。由此而导致似乎将交媾、生殖、出生当作一个同一的行动，即指某些东西以一种多少是神奇或超自然的形态出现或变幻成别的东西。考察སྤྲུལ་པ་的用

法（Ⅱ）问题时我们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说མྱེད་པ་不只是指“生殖”，还指“被创造出”（出生、出现、与འབྱུང་同义）而且一般说还象动词“出生”（འབྱུང་ལུ་ཉམ་ལུ།）一样要求有直接宾语，那么这些动词虽然没有严格的规则，但一般也要求同限定词（ཏུ་ནང་གི་-རུ་）相搭配，这些限定词表示向什么东西转化、变化。^⑮

I、5.或许正是“变异”这个概念同མྱེད་字的另外两个义项“可能”、“延长”相联系。但很难说肯定如此。在单音节语言里两个词形相同的字并不一定就是同源。在“延长”

（作名词时表示“长度”）的意义上，该动词带前加字“ག”表示过去时，但是མྱེད་解作“创造”等义时我只见过一个这样的有过去时变化形态的例子^⑯。所以表示这两个义项的མྱེད་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动词。何况མྱེད་的“延长”的意义与མྱེད་ལུ་ འཕྲིན་པ་（扩展、延长，等等）等形式显然是不可分离的，后面这组词完全可以当作མྱེད་པ་（长）的使动形态（加上加字ག）。会不会（ག）མྱེད་是由于后加字-རུ་和ཏུ་的混淆而造成的呢？从语言上说，རུ་和ཏུ་的互换似乎没有依据（但-རུ་和ཏུ་之间无条件的替换是常见的。）如果联想到希腊语中Phusis（自然界）和Phuein（增大）有联系的例子，那么上述两个藏语词之间词源上的联系似乎也是可能的。含有“延长、伸展到”“变成什么”的意义的句子在敦煌写卷中可以找到：“由谦恭进而知廉耻（羞耻）”，也就是说使第一种状况成为（转变为）第二种状况^⑰。有时动词མྱེད་པ་（被创造，形成）是动词འབྱུང་པ་（增长、产生、生出、繁殖出）的对应词或同义词（《十万龙经》226页背面，在该书中是指某种东西从虚空中出现）。

Ⅱ、མྱལ་。先提一下大家熟知的义项：“改变（按照《叶斯开字典》，不只是指自身的改变，既指施动者也可以指施动对象）成（什么别的东西）”；从什么地方“变幻出”、“创造出某景象和幻象”（以及相应的体词）。这是མྱལ་的使动形态，更是它名词或形容词形态：“（具有）神奇的、超自然的，变幻莫测（由此而引申出：狡诈等义项）的能力和本领。这里我只提出，这个词的义域和汉语的“化”或“变化”完全吻合^①。“狡诈、幻象、幻景、奇迹”的义项是通过双音节词“མྱལ་མྱལ་”（这里的མྱལ་和མྱལ་[虚假]有关联）、“མྱལ་མྱལ་”（这里མྱལ་的词源不详，可能含有生殖或生产的意思）^②和“མྱལ་མྱལ་”（梵文：māṇā，汉译注：妄）^③来表达的。

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上面已经提到的在“交媾、使孕育、创造、生育”的意义上མྱལ་和མྱལ་之间的联系。当然，这里是指苯波（及喇嘛教）那种观念中才有的联系，并且མྱལ་的这种含义表明了它是一种比较晚近才发生的词义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本义。我们可以认为，或是在象雄远古时代或是吐蕃以后的时代，苯波可能接受了印度教的观念。我们已经提出了这种可能性^④。

下面我来看看动词མྱལ་不仅与མྱལ་连用时，而且当它单独出现时，是如何当作“发生两性关系”和“生育”的意义来使用的。在一份苯波仪轨文书中，作者连续列举五个男性神和女性神交合的事例。在第三个事例中，作者使用མྱལ་མྱལ་（发生两性关系），在另外两个例中，使用མྱལ་。这些动词有时带直接宾语或限定词（འདྲ་ལ་），有时则带连词“དང་（和）”^⑤。另外有一个例子（《光荣经》^⑥卷，第490页），一个男性神

和一个女性神第一次交合（འཇོག་པ་）后得到一个儿子，然后他们进行第二次交合，又得到六个儿子。但这第二次交合被描写成是“心灵的幻变（=性交）”（ཐུགས་ཀྱི་སྒྲུབ་པ་）。人们不禁要想，作者使用སྒྲུབ་པ་这动词是乎是更强调奇幻的超自然的结合，但是“心灵的”两性交合也可有用འཇོག་པ་表示的：“一个男性神和一女性神通过方便和意念进行两性交合”。^{②⑦}我们知道，在喇嘛教及其他的文献中，用ཐུགས་ཀྱི་སྒྲུབ་པ་(upāya方便)表示男性、用ཤེས་རབ་(Prajñā智慧)表示女性是屡见不鲜的。另外，一个龙神和他的配偶也有（通过）他们“心灵的”交合（འཇོག་པ་）（而生）的儿子。这种观念是古老的，它已得到敦煌文献的证实：某女子已被嫁到男家，“他们不象性交似地性交”。一本叙述宇宙起源的苯教书清楚地表明了关于交媾和生殖的超自然特性的观念总是同动词སྒྲུབ་པ་相联系的，以致使这动词产生了这样的义项：在创世之初，有两个兄（男性神）妹（女性神）交配组，他们互相交合，生出众多男女神灵。在第一组中男性是主动的，而在第二组中女性是主动的（《内库》第6—7页；《注疏》57—66页）。交合有时用འཇོག་པ་表示，有时用སྒྲུབ་པ་表示，也有同时使用这两个词（交合的配偶作为直接宾语，只有一次是简接宾语：ཐུགས་ཀྱི་སྒྲུབ་པ་）的例子。在第一组中，只提到交合和造成生育（སྒྲུབ་པ་）的父亲。在第二组中提到互相交合（སྒྲུབ་པ་或འཇོག་པ་）女性（先提到）及男性（后提到）。有一处，作者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这一独特的交合方式（57页）：第一组的兄妹互为妻子（或朋友）和丈夫（或朋友，ཐུགས་ཀྱི་སྒྲུབ་པ་和ཐུགས་ཀྱི་སྒྲུབ་པ་），他们不是在肉体上进行奇幻的交合（འཇོག་པ་），而是在心灵上进行奇幻的交合（སྒྲུབ་པ་以另一个近义动词作限定成份）^{②⑧}。在另一处，作者又用另一句式重复

了这一意思(63页)：这些(兄妹)的幻变(=交合)，不是象神和人那样进行肉体幻象(神奇的行为)(ལས་ཀྱི་རྒྱུ་འབྲུལ)的交合(སྤྲུལ་པའི་རྒྱུ་འབྲུལ)的，而是(通过)“风”(prāṇa)、意念和气味进行交合(འཁྱུག་པའི་རྒྱུ་འབྲུལ)。第三种句式(186页)也清楚地表明上述例子都肯定是指一种交合方式(尽管它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因为那时人们把这种情况同某种自发的出现和产生是相区别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指幻象方便(奇幻的行动)(ཐུག་པའི་རྒྱུ་འབྲུལ，如上所说，这是暗指“通过肉体”)的性交(的结果)，是指一种原初的创造活动，指自然的产生(རྣམ་ཐྱེད་ཀྱི་རྒྱུ་འབྲུལ = svayambhu)。(因为人们所说的)方便，是通过男女(ཡམ་ཡམ་པ་)交媾(སྦྲུལ་པ་)的方式进行交合(འཁྱུག་པའི་རྒྱུ་འབྲུལ)的结果。”这里所说的结果是母本(第5页)中所说的创世(ཐུག་པའི་རྒྱུ་འབྲུལ)的结果。这一母本很奇特。它用象雄文和藏文两种文字写成，它以一种非常含糊的手法玩弄我们已经见到过的各种术语。同时它也是说明一些象雄语词意义不确定的一个例子。“至于创世者所创造的世界(世间)，它是通过全知神灵的幻变，从热气中(通过幻变而神奇地)产生的火轮”。我们在这里可以建立这样的对应关系：(1) 象雄语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在一处 = 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全知)，另一处 = 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被幻变地造出)；(2) 象雄语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这种幻变的行动)。后面这个字在同一页(第22页)中有下列几种变体：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第4行)，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 = 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圆满、自成，该词与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的对应词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词义相重，见第5—6行)以及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 = 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神奇、神变的行动、幻像等)。很明显，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是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的变体，而对应词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和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都是指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或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的行为。但是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在其他各处都一律同ལྷ་མོ་ཐུག་པའི་རྒྱུ་འབྲུལ(世界、世间、统治)相对

应；而ལ或ལྷ则不只是同发生两性关系后必然要有的“生育”（ལྷ་ལྷ་）相对应，而还同འཕྲུག（发生两性关系）本身相对应^②。双音节词ལྷ་ལྷ་译作ལྷ་ལྷ་，可以同另一个双音节藏语词ལྷ་ལྷ་（ལྷ་ལྷ་或ལྷ་ལྷ་的变体）作比较，后者我们在上文已经见到了，它有个特殊的义项：“娶妻”。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这一组象雄语和藏语词都和一种超自然方式的交媾和生育^③有关。在这里不仅出现了ལྷ་ལྷ་和ལྷ་ལྷ་，而且还出现了复合词ལྷ་ལྷ་和ལྷ་ལྷ་。

说ལྷ་ལྷ་（>ལྷ་ལྷ་）的用法还同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的汉语词“造”和“化”（参看第417页注^④及第418页注^⑤）相对应，这至少是会令人觉得奇怪。我们知道，这一双音节词是指一种“原生的自然”，有时非常接近神性，以致人们可以选择“造物主”^⑥这样的译法。值得注意的是，“造”有“（假）造”和“虚假”（和藏语ལྷ་ལྷ་一样）的意思，而“化”则是指一种通过变形或嬗变（和藏语ལྷ་ལྷ་相同）而进行的创造，还带一层“神奇的”或“超自然的”（和藏语ལྷ་ལྷ་相同）的意思。更令人惊奇的是，有时“造”还专门用来指男性的性活力，而“化”则指女性的性活力。

III、1. 我们已经看到，动词འཕྲུག用来指“发生两性关系”和“生育”这两个意思时，经常替代ལྷ་ལྷ་或ལྷ་ལྷ་。这些义项从敦煌文献的时代起就已常见，而且在所有保留了一些古文文献痕迹的文献（诸如《十万龙经》之类的苯波文献或喇嘛教的仪轨小册子）中这些义项还继续在使用^⑦。在这两类文献中，འཕྲུག还常被འཕྲུག及其过去时འཕྲུགས替代，尽管后面这个动词是ལྷ་ལྷ་、ལྷ་ལྷ་的另一种形式。

III、2. 上述这两个义项同含有“生活、生存”、“食